

诗词精品
名家编注

(二十四)



元明清词(3)

严迪昌 编注

天地出版社

黄之隽 (1668-1748) 初名兆森，字若木，更字唐堂，号石牧，晚号石翁，江苏华亭（今上海市松江）人，原籍安徽休宁。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充日讲起居注，提督福建学政，迁中允。雍正三年（1725）被参劾降职为编修。乾隆元年（1736）荐试博学鸿词，以年迈不能终卷报罢。晚任《江南通志》总裁。著有《唐堂集》六十卷，集句《香屑集》，杂剧《四才子》四种，传奇《忠孝福》等。《唐堂词》二卷，又续一卷。黄之隽擅诗文，工戏曲，嗜藏书，著目达二万余卷。负奇才，性兀傲不随俗，其词亦别具超诣，不落凡响，小令多出奇情意，慢词隽丽，不涩不黏。

翠楼吟魂

月魄荒唐，花灵仿佛^①，相携最无人处。阑干芳草外，忽惊啼、几声啼宇^②。飘零何许？似一缕游丝，因风吹去。浑无据，想应凄断，路旁酸雨^③。日暮，缈缈愁予^④。觉黯然销却^⑤，别离情绪。春阴楼外远，入烟柳、和莺私语。连江暝树，愿打点幽香，随郎黏住。能留否？只愁轻绝，化为飞絮。

【注释】 ①花灵：花魂。前句“月魄”，即月魂。《参同契》（下）云：“阳神曰魂，阴神曰魄。魂之与魄，互为室宅。”通常“魂魄”视为一。②啼宇：啼鸣的杜宇。杜宇，即杜鹃鸟，又名子规、望帝。据《华阳国志》载，相传古蜀帝望帝魂化为杜鹃，故有“鹃魂”一词，又因啼声悲切，复有“杜鹃啼血”之说。李商隐《锦瑟》诗：

“望帝春心托杜鹃。”③酸雨：凄寒的雨，冷雨。④缥缈(miǎo)：缥缈，若有若无，隐隐约约。王延寿《鲁灵光殿赋》：“忽缥缈以响象，若鬼神之仿佛。”⑤黯(àn)然：神伤沮丧貌。江淹《别赋》：“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矣。”

【点评】 这阙词句句写魂，化抽象的“魂”字为具体的各类“魂”来表现。起句说“魂”最飘渺虚灵，听来有点“荒唐”，仿佛有又仿佛无。其实这不是人间的“物”，“相携最无人处”是说只有自己感觉得到。那么，“魂”只在“我”心中的了。这与下片换头处“缥缈愁予”及结句“化为飞絮”，均为总写“魂”之若无，前后呼应，成整体。中间则分写诸种魂，是“魂”的似有。“惊啼啼字”是鹃魂，亦即“望帝”魂，又是春欲去时的春魂；“飘零一缕”是游魂，“酸雨凄断”是断魂。犹如韦庄《春愁》诗所吟唱的“自有春愁正断魂，不堪芳草思王孙”云，是相思最苦的心魂；“黯然销者”是临别愁苦之销魂，神伤心碎的魂；“和莺私语”的是将去之春魂；愿“随郎黏住”的是一片痴魂。细读来，全篇各片段实际围绕有一个核心主旨，即伤“春”，伤某种特定的失落的美好事物。“魂”，归拢起来只二个：词人自家心魂，所追逐探寻的“春”魂。由此说来，此类题目实乃送春、伤春一类写心绪的题材的发展和扩大，扩大的是内涵，发展的是体式，咏物咏春的样式。写法上要求密而不涩，虚而不空，层层叠进又切忌板实堆垛，总之，要有一股清灵气脉游转其内。读清人词应当能有这样的会心处。

定风波 月下渡江

燕子矶根急浪春^①，浪痕遥颭水灯红^②。无数帆樯先后发^③，乘月。阿谁能唱“大江东”^④？呼起当年吴大帝^⑤，贪睡，不知船上有英雄。独立舵楼吞沆泔^⑥，箫响。一声惊起万鱼龙。

【注释】 ①燕子矶：在南京长江南岸。根：山根，指燕子矶脚石壁。春：通“冲”，撞击。②颭(zhǎn)：风吹物使颤动。姜夔《除夜自石湖归苕溪》：“分明旧泊江南岸，舟尾春风颭客灯。”③樯(qiáng)：桅杆。④“大江东”：“大江东去”，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》词句。⑤吴大帝：三国时东吴国主孙权。江南多“吴大帝庙”，即祀孙权。⑥舵楼：舵楼。沆泔(hàng máng)：水大貌。

【点评】 诗人多奇想，每于特定景象或境遇触发时，一倏忽间联想飞驰。此词写月下渡大江，气势宏放，临场心事浩茫。因身在吴地江涛上，不由想起三国吴蜀双方在江上斗智的史事。“呼起吴大帝”，出句奇甚，“贪睡”二字呵责尤妙。当年刘备正是驾小船从此段江面脱身的。“不知”句也暗寓作者胸臆。他当然不是想当霸主当君皇，只是抒发一腔自负而又不被世人所重的牢骚而已。但这牢骚语颇不露痕迹，旧时文人常有这种即兴式的感喟，要在以不刻意高为高明。体察及此，结末的“独立”、“一声惊起”云云始觉得不是无聊发狂语，也不是故作惊人语。“一”与“万”数量对参，抒情性的力度激起于悬殊反差中，笔力很健举。

丁荣 字子初，江苏无锡人。乾隆时诸生。

浣溪沙 古浪道中^①

匹马驼来万斛愁^②，萍踪远逐野云浮^③。新声听到古凉州。
迎面晚山含日冷，夹车新水带冰流。浓春风景似深秋。

【注释】 ①古浪：县名，在甘肃河西走廊东部，邻接内蒙古自治区。汉代时已置县，名“苍松”，明代始置古浪守御千户所。境内有古浪河。源出县之南乌梢岭，东北流入内蒙阿拉善旗，远注白海。②斛(hú)：量器名，也是容量单位。古时十斗为一斛，南宋末改为五斗。③萍踪：萍无根，飘泊水上无定，故喻称行踪无定。野云：飘游的浮云。④凉州：清雍正设凉州府，治所在今武威县，甘肃省属。按凉州汉代始置，故谓“古凉州”。唐代时乐府《近代曲》有《凉州歌》或名《凉州词》，唐代诗人多用此调作歌词，以王翰、王之涣最著名。词多写西北塞上风光和战争情景。“新声”，新曲调。唐时《凉州词》相对于汉代，也可说是“新声”。

【点评】 此词佳妙在下片。晚山日冷，新水冰流，贴定是陇东塞外秋景，移不得于他地。“含”字、“带”字，似不经意间下字极灵动极准确，“新水”成“冰流”，寒意逼出，简炼到位。“夹车”一词尤具即事写生意味。结句接具体描写而一总予以感慨，一个江南游子的感受尽在句中，洗炼之美毕见。有此下片，反卷而上，始不觉得起句“万斛愁”云云的空泛，“新声听凉州”也非套话了。丁荣名不见经传，然而却留下了一阕动人耐读的好词。历史不知淹没了多少才智之士的心声与锦绣文字！

仇梦岩 字秋人，安徽歙县人。生卒年不详，乾隆时诸生。著有《貽轩诗集》二卷，又词一卷。

高阳台 三江城晚眺^①

浅碧涵空，新黄匝地^②，莽然万顷平沙。几点烟螺^③，依稀不辨人家。夕阳未落潮初长，卷寒涛，一片残霞。忽风来，一阵征鸿，一阵归鸦。当年豪气今犹在，怎低眉牖下^④，铍羽檐牙^⑤？听说张骞，也曾八月浮槎^⑥。飘零海国如蓬梗^⑦，不登高，不见天涯。最伤怀，满目关河，满目蒹葭^⑧。

【注释】 ①三江城：在浙江绍兴东北浮山南麓，明洪武时建，置三江所。城北毗邻三江镇，为钱塘江口东海门户，明初置三江场盐课司，清改设盐大使。产海盐。②匝(zā)：环绕，周遍。③烟螺：形容远眺视线中的村落，在暮色里朦胧似浮螺。④牖(yǒu)下：窗下。⑤铍羽：羽毛摧落，比喻失意。鲍照《拜侍郎上疏》：“铍羽暴殒，复见翻跃。”也常指科考落榜。《聊斋志异·叶生》：“榜既放，依然铍羽。”⑥张骞：汉武帝时多次出使西域。槎(chá)：竹木编成的筏。浮槎：出海。⑦蓬梗(gěng)：蓬草，飞蓬。梗：草木的茎。海国：海外之国。此兼指滨海城池。⑧蒹葭：芦苇。

【点评】 明代中叶以后，徽商崛起，以业盐为主的徽州商贾集结在江、浙沿海城市。到清代乾隆朝，江苏扬州、浙江杭州为中心的徽商大贾正处于鼎盛之时。而大批科举失意的读书人，为谋生去依附乡党商户现象也甚普遍。仇梦岩远来浙东三江城，当即属此等失意文人。人们常谈起沦落下

层的士子，仇氏应真算是沦于底层者。时在深秋，地处荒寒的钱塘江入海口，落日苍茫，满目蒹葭，不由杂感丛生。从词情可知，其时仇氏当还是壮盛之年，故所谓“豪气”仍在。但科场不利，着实很不得志。“怎低眉牖下”是自嘲也是自励。这是个尚未完全寒心的人的自白，写得很率直；尽管飘泊他乡，不无苍凉感，却不甚萧飒。词平易中见爽劲，值得一读。

厉鹗(1692-1752) 字太鸿，又曾字雄飞，号樊榭，又号花隐。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）举人，乾隆元年（1736）被荐举“博学鸿词”试，未取。著有《樊榭山房集》，其中正续集有词三卷，又《秋林琴雅》四卷。一生著作宏富，以《宋诗纪事》百卷称巨帙，于词学则有与查为仁合作的《绝妙好词笺》。厉氏为“浙西词派”中期巨擘，词风幽冷清隽，自成面目。同时前辈词人徐紫珊赞其词“生香异色，无半点烟火气，如入空山，如闻流泉，真沐浴于白石、梅溪而出之者”。陈撰则以为“如金石之有声，而玉之声清越；如草木之有花，而兰之味芬芳”。均见为厉氏集所作序。《篋中词》评谓：“填词至太鸿，真可分中仙、梦窗之席。世人争赏其烜赫窳弱之作，所谓‘微之识砭砭’也。”

百字令

月夜过七里滩^①，光景奇绝。歌此调，几令众山皆响。

秋光今夜，向桐江、为写当年高躅^②。风露皆非人世有，自坐船头吹竹^③。万籁生山，一星在水，鹤梦疑重续^④。欸音遥去^⑤，西岩渔父初宿。心忆汐社沉埋^⑥，清狂不见，使我形容独。寂寂冷萤三四点，穿过前湾茅屋。林净藏烟，峰危限月，帆影摇空绿。随风飘荡，白云还卧深谷。

【注释】 ①七里滩：又名七里泷、七里漈，系富春江上游段。起自浙江建德县境，止于桐庐严子陵钓台。②桐江：即七里泷所位富

暮江段的别称。高躅(zhú):高人足迹,指严光(子陵)。光少与汉光武帝刘秀同学,秀即帝位,遣使聘严光,三遣三返,坚拒。后至京,光武授以谏议大夫,不受而归,耕钓于桐江之滨。③吹竹:竹,指笙箫笛管之类,吹竹即吹箫或吹笛。④万籁(lài):各种声响。籁,天籁,自然界声响。一星:兼喻严光。《后汉书·严光传》载:光与刘秀共寐,一足压刘秀腹,“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”,故后人每以“客星”喻指严光。鹤梦:喻高人隐逸清高的精神境界。唐卢纶诗有“鹤梦不离云”句。⑤拏(ráo)音:船桨拨打水的声响。拏,通“桡”。《庄子·渔父》:“方将杖拏而引其船。”⑥汐社:谢翱于宋亡后,名会友之所曰“汐社”,义为如潮汐,期晚而信,不变志。见程敏政《宋遗民录》。

【点评】 厉鹗词的幽隽美每多表现于以景写情的篇章,这首《百字令》最称典型。就词心审视之,厉氏刻写“皆非人世有”的奇幽景色,原为景仰超尘高蹈的严光等人。词的起首已明示:推出秋江夜月图的画面就是“为写当年高躅”。怎样“写”?一是始终置“景”于全词的中心轴上,二是善于结构微观景象,将其组合一起,进而把虚淡轻灵的情致从氛围上强化出来。如上片写崇仰严光,正面只“一星在水”句而已。此句与“万籁生山”组成偶句,构成的是绝对的景观,但它上承“高躅”,下启“鹤梦”,一已追崇并意欲接续的情思也就透过“一星”的中介,贯联一气。严光的品格是高自守志,幽以自藏,谢翱正可相配,钓台东西二台恰成象征。下片加一层幽深色调,“寂寂”句起景观仍为重心,而“林静”二句又一微观景象组合,成为“空绿”这一幽冷清深之境的所以构成条件。“林静”句是月光下一片墨绿氤氲景状,“峰危”句则将高峰夹江,月色为危峰所“限”而幽

幽投射江中的景象用最洗炼的文字写出。至此，“空绿”即水光透出的幽绿深碧之色，原来是“林”和“峰”之倒映所成，已揭明。如此匠心苦运，意在表现幽深之境，从而抒露幽远情心，而这一切莫不是凭幽隽景观而来。“帆影摇空绿”是幽邃、幽秀之极的，却又不空枵，这即所谓空灵。因其有上述之意贯串着，不是为造好句子、佳字面而凿空雕虚。厉鹗的高人一筹处正在这里。

忆旧游

辛丑九月既望，风日清霁，唤艇自西堰桥，沿秦亭、法华，湾洄以达于河渚。时秋芦作花，远近编目。回望诸峰，苍然如出晴雪之上。庵以“秋雪”名，不虚也。乃假僧榻，偃仰终日，唯闻棹声掠波往来，使人绝去世俗营竞所在。向晚宿西溪田舍，以长短句纪之^①。

溯溪流云去，树约风来，山剪秋眉^②。一片寻秋意，是凉花载雪，人在芦碇^③。楚天旧愁多少，飘作鬓边丝^④。正浦溆苍茫，闲随野色，行到禅扉^⑤。忘机^⑥。悄无语，坐雁底焚香，蛩外弦诗^⑦。又送萧萧响，尽平沙霜信，吹上僧衣。凭高一声弹指^⑧，天地入斜晖。已隔断尘喧，门前弄月渔艇归。

【注释】 ①辛丑九月既望：辛丑为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。既望：十六日，农历十五日称“望”，次日为既望。西堰桥：杭州西北。秦亭：山名，法华山一支脉。法华山在西湖北，见《西湖梵隐志》。河渚：在杭州西溪。《钱塘县志》：“本名南潭湖，又名‘蒹葭深处’。”

该处秋深荻花如雪。秋雪庵：庵名为明末云间大名士陈继儒题。西溪：杭州西湖西北，武林山西，旧志谓全长三十六里，“群山回绕，曲水湾环，沙渚芦汀，重重间隔”。②剪：剪自……，此句谓秋山山色如眉黛。③凉花载雪：秋凉时节芦花如雪，如载一层雪，“秋雪庵”所以命名。芦碛（qí）：芦塘曲折堤岸。孟郊《寒江吟》：“荻洲素浩渺，碛岸渐残碛。”④楚天：泛指地域空间。春秋战国时楚国辖有两湖以至江、浙地域。故称。鬓边丝：指白发。⑤浦溆：水滨。祥扉：祥门，寺庵，指“秋雪庵”。⑥忘机：即词序所云：“绝去世俗营竞所在。”⑦弦：弦歌。此处作动词。⑧弹指：顷刻间。《吕氏春秋》：“二十瞬为一弹指。”又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：“弹指出声，其门即开。”此处兼用其意，切合“祥扉”环境氛围。

【点评】 厉鹗最善写“秋心”，此与其幼遭孤露，长而科第淹蹇，加之家庭生活不圆满有关。此词将一片秋思隐透于最能体现楚天秋晚色调的芦花背后，显得幽远清空，凸现的是一种境界和氛围。不说自己一腔秋愁，而说芦花积贮着无尽的“楚天旧愁”；不说鬓发愁成白丝，而说芦花“飘作鬓边丝”，曲深而不生涩，生新又极熨贴，均见出炼词炼意功力。“流”、“约”、“剪”、“载”等这些动词运用，使全篇在萧瑟情韵中显出特定的灵动之势，强化着清幽野逸的审美情趣。下片静寂心境追求也通过架构成的词境来表现。弦歌声与萧萧秋声交融，一切时空众生的机心全被炼化成空无。追求野逸情心，向往空寂境界，无非自谋心理平衡。消沉情绪所裹紧的正是一颗痛苦的心。文人的悲哀除了在心底在笔下虚构构建个精神茅蓬外，别无所能。

郑燮(1693-1765) 字克柔，号板桥，又曾署理庵，江苏兴化人。雍正十年(1732)举人，乾隆元年(1736)进士。历任山东范县、潍县令，以赈灾放粮忤富绅及上官意，于乾隆十八年(1753)去职归里，侨寓扬州。郑燮诗书画皆卓绝一时，画境狂逸多新意，字称“六分半书”，与金农、李鲜等合称“八怪”，为清代前中期扬州画人群中一大家。著有《板桥集》，合诗、文、词、道情、家书、题跋诸种文字，皆新超不凡。《词钞》一卷。板桥自谓其词：“少年游冶学秦柳，中年感慨学苏辛，老年淡忘学刘蒋，皆与时推移而不自知者。人亦何能逃气数也！”并在《板桥自钞》中以“屈曲达心，沉著痛快之妙”自期。其同时的宛平查礼《铜鼓书堂词话》称板桥“长短句别有意趣”。后世陈廷焯《云韶集》评云：“板桥词摆去羁缚，独树一帜，其源亦出苏、辛、刘、蒋，而更加以一百二十分恣肆，真词坛霹雳手也！”又说：“板桥词，粗粗莽莽，有旋转乾坤、飞沙走石手段，在倚声中当得一快字。”板桥词实以辛辣锋锐、亦庄亦谐著称，其放言健笔，语浅情深则尤为特具的面貌。唯其诗词成就大抵为画名所掩，故未为世人所重。

浣溪沙 老兵

万里金风病骨秋^①，创痍血渍陇西头^②。戍楼闲补破羊裘^③。少壮爱传京国信，老年只话故乡愁。近来乡思也悠悠^④。

又

陇雨萧萧陇草长，夕阳惨淡下边墙。敌楼风起暮鸦翔。
册上有名还点队^⑤，军中无事不归行^⑥。替人磨洗旧刀枪。

【注释】 ①金风：秋风。古人以五行解释季节，秋属金，故称。唐代戎昱《宿湘江》诗：“金风浦上吹黄叶，一夜纷纷满客舟。”②创痍(bān)：刀枪创伤留下的疤痕。渍(zì)：浸透。陇：甘肃省简称。古时陇西郡地域。③戍楼：边境驻军的瞭望哨楼。④悠悠：此处作“悠忽”解，悠悠忽忽，轻忽之意，即意为“懒得想”。⑤册上：花名册上。⑥行(háng)：行列，古时军制，二十五人为一行。

【点评】 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前人这样认识战争的残酷性。板桥这二首词贵在刻画“老”字，老苦写尽，兵之辛苦、危苦均不写之。第一首起句中“病骨”二字即已扣题入骨，老伤遇寒秋而发。这样，“血渍”是老兵的战史，闲补破裘是老兵的现状，形象已立纸上。下片从“少壮”到“老年”，抉出心态的嬗变。结句为什么“意极悲郁”？是因为词人笔下的老兵现在连乡思也懒得有了！这“悠悠”是较“老年乡愁”更为老态的表现，实已心死，故形同枯木一般的了。哀莫大于心死，写出心已死之情态，也就是到了无望生还的境地。这是郑板桥手笔老辣之处。第二首看似闲淡，其实乃形象表现老兵的生命最后历程在怎样的情景中慢慢耗尽。上片写景是渲染哀伤氛围，风起鸦翔，表明无战事，但

这种平静实同死寂，人就在这境界中在磨洗旧刀枪的日常生涯中枯萎尽。只要还有口气，还能“磨洗旧刀枪”，就得在“点名”时去应卯。不可能从花名册上勾去，也即无望回乡，唯其如此，所以“近来乡思也悠悠”。组词前后一气整合，实在很具匠心。

沁园春恨

花亦无知，月亦无聊，酒亦无灵。把夭桃斫断^①，煞他风景^②；鹦哥煮熟，佐我杯羹^③。焚砚烧书^④，椎琴裂画^⑤，毁尽文章抹尽名。荥阳郑^⑥，有慕歌家世，乞食风情^⑦。

单寒骨相难更^⑧，笑席帽青衫太瘦生^⑨。看蓬门秋草^⑩，年年破巷；疏窗细雨，夜雨孤灯。难道天公，还钳恨口^⑪，不许长吁一两声？颠狂甚，取乌丝百幅^⑫，细写凄清。

【注释】 ①夭(yāo)：草木茂盛貌。夭桃：盛开艳丽的桃树。《诗·周南·桃夭》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 ②煞风景：也作“杀风景”。南宋胡仔《茗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二十二引《西清诗话》：“《义山杂纂》，品目数十，盖以文滑稽者。其一日杀风景，谓清泉濯足，花上晒裈，背山起楼，烧琴煮鹤，对花啜茶，松下喝道。” ③佐：辅助。此处作“助兴”解。 ④焚砚：《晋书·陆机传》：“弟云尝与书曰：‘君苗见兄文，辄欲烧其笔砚’。” ⑤椎(chuí)：用铁椎敲击。 ⑥荥(xíng)阳郑：郑姓郡望为荥阳，为河南县邑。唐代该姓族众尚多居于此称巨族。 ⑦“慕歌”二句：用唐人白行简《李娃传》故事：荥阳郑生进京，遇妓女李娃而相爱，迨金尽遭鸨母恶计，流落市肆，以为人唱挽歌糊口。其父荥阳公闻知后怒其有辱门庭，痛打几于死。后郑生沦为乞丐，得李娃救助，解囊供读书以应试，终于考中得官，夫妻团

聚，李娃得谥封为汧国夫人。板桥《道情十首》小序也说到：“我先世元和公公（即荥阳郑生）流落人间，教歌曲。”慕歌：颂先人德泽的歌，实即挽歌。⑧单寒：清贫。骨相：形相。单寒骨相：薄相，非富贵之相。旧时所谓“看相”，视人面相、手相可以测富贵贫贱。难更：难改变。⑨席帽：以藤或竹的蔑片（皆可编制席子）做的帽子，类似笠。青衫：明清时期秀才穿的所谓“一领青衫”。太瘦生：《本事诗》载李白戏赠杜甫诗：“饭颗山头逢杜甫，顶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别来太瘦生，总为从前作诗苦。”⑩蓬门：用蓬草和树枝做的门，喻贫寒人家居住简陋。诗词中常用作谦辞。杜甫《客至》诗有云：“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。”⑪钳口：禁闭、封缄人之口。《庄子·胠箧》：“削曾史之行，钳杨墨之口。”⑫乌丝：一种名“乌丝栏”的笺纸或绢素。此处泛指稿纸。

【点评】 据《铜鼓书堂词话》说：郑板桥“未遇时曾谱《沁园春·书怀》一阙云：‘花亦无知……’其风神豪迈，气势空灵，直逼古人。”查礼（1715—1783）于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入仕，时板桥尚未解职，他们是同代人，其语应可信。有二点必须注意：一是词作于“未遇时”，一是词原题为“书怀”。“恨”，可视为是应题吟咏，类似咏物，集诸多“恨”的事、情、典掌，较为客观。“书怀”则是主体抒情，自写胸臆。此中差异甚大，关系到词情的内涵及价值。“未遇时”即指雍正十年（1732）板桥中举前。检索一下具体背景主要是文字狱案：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，为时二年始结；雍正三年（1725）汪景祺《西征随笔》案，此案与年羹尧案相关；雍正四年（1726）查嗣庭试题案；雍正六年（1728）吕留良案，此案经四年始结；雍正八年（1730）屈大均诗文案，此案直到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始结。这些均是震惊全国的大案，时

间都在郑燮成为秀才后，中举之前。由此可见板桥的“豪迈”真可谓胆大如斗。“难道天公，还钳恨口，不许长吁一两声？”在那个年代找不出第二个如此不惮于淫威的诗人。当众口啜嚅之际，这声音确实很解气。“慕歌家世”这“慕歌”二字也醒人目，在盛世而自称有唱挽歌的家风，岂不很“怪”。当然板桥并非有反清之心，毋需望文生义。然而他那无视法统，自行一路的心性是极鲜明的。

张四科 一名士科，字诒士，号渔川。祖籍陕西临潼，先世业盐，寄籍扬州已数世。生卒年不详，乾隆前期官候补员外郎。与卢见曾友善，又与陆钟辉同时筑“让圃”，开“邗江雅集”，风雅与马曰琯兄弟之小玲珑馆相埒。著有《宝闲堂集》，词集名《响山》，四卷。厉鹗评其词以为“研词炼意，以乐笑翁为法”（见《词苑萃编》）；陈廷焯《云韶集》谓：“渔川词取法南宋，疏而不浮，深而不晦，盖兼玉田、梦窗之长者。”张氏为清代中叶扬州词群宗“浙派”的名家，词大抵学张炎（玉田、乐笑翁）一路。

淡 黄 柳

大雪，宿盘豆驿^①。

冷烟湿，絮帽风吹频侧^②。马首荒途迷不识。天际玉龙夭矫^③，一片荆山弄寒色^④。叩孤驿，油灯闪虚壁。酒垆畔，燎衣湿^⑤。展单衾，好梦应难觅。隔个疏窗，玉娘湖上^⑥，苦竹黄芦响急。

【注释】 ①盘豆驿：在今河南灵宝境内，滨于鲁香峪水，古时盘豆城。西通陕西大道，邻近潼关。②“絮帽”句：风吹帽斜。絮帽，棉帽。又，“侧帽”一词有潇洒狂放意，此则用范成大《清明日狸渡道中》诗“洒洒沾巾雨，披披侧帽风”之意。③玉龙：形容下雪时壮观貌。宋张元《雪》诗：“战退玉龙三百万，败鳞残甲满空飞。”夭矫：屈曲有气势。④荆山：此指河南灵宝县阌乡南之荆山。相传黄帝采首山之铜，铸鼎于此。按阌乡，旧县名，盘豆驿即在县西三十里处，今此邑并入灵宝。⑤燎（liǎo）：烘干。⑥玉娘湖：当地一湖名。